

鹿城盛开三角梅

杜卫东

走出海南三亚凤凰机场出港口，我们齐整地把几个行李箱放在路边。一辆广汽埃安V像一条银鱼，“哧溜”，从车流中驶来。车窗摇下，一个平头发型的青年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后，跳下车，身轻如燕。我感慨：“你真厉害，一眼就能认出要接的客人？”他笑了，说：“‘候鸟族’有特点啊，辨识度高。”说着，提起路旁的行李，一件件放进后备箱，动作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

小伙子人不错，一般的网约车司机不会抢着帮乘客搬行李。他若不上手，这几个大行李箱还真够我们忙一阵子的。

车驶入主路，路两旁如画一般的风景，在车窗外渐次展开。

突然，手机响了，小伙子摁下接听键，是一名客人去机场，预约的车没到，怕耽误行程，情急中想起他。小伙子很愕然，蹙起眉头，说：“不应该呀，一般是我们等客人，怎么能让客人等我们？”可惜他分身无术，便安慰对方再耐心等会儿。挂断电话，他看看仪表盘上的时间，摇摇头，神色有点焦虑，嘀咕了一句：“再不到，真可能会误机。”这时，手机又响了——原来网约车停在小区的拐弯处，客人没看见，一场乌龙。小伙子如释重负，忙说：“没耽误您用车就好。”感觉得出，他的急切和高兴都发自内心，自然而然，没有一丝刻意。其实，这件事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此刻，车窗外，路边的三角梅正热烈地盛开着，是那么鲜艳，动人。

妻子夸赞小伙子：“你真是个好心肠！”

小伙子有点腼腆地说：“服务行业嘛，就是要为客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。”

闲聊中，我们得知，他是陕西人，

在北京顺义当过几年兵，退伍后来到三亚闯世界。先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，后来，专职做了网约车司机。看得出，在部队，他得到过很好的锻炼，说话不紧不慢，很有气场。红灯亮了，小伙子踩下刹车，扭过头，笑着说：“你问干这行累不累？累呀。不过，累点没什么。我才三十出头，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，也就才翻了少一半，远没到精彩的部分呢！”

乐观是青春的鸽哨，它和憧憬连在一起，总是伴随着蓝天与白云。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，笑问：“哎，你怎么断定出我们是‘候鸟族’？”

小伙子嘿嘿一笑，神色中闪过一丝狡黠，说：“这不难判断呀。特定的时间段，飞到三亚来，入住的是‘候鸟’集中的小区。”我接着问：“你说‘候鸟族’有特点，是什么特点？”小伙子握着方向盘，头也不回地回答：“头发白，穿衣多，箱子大。当然，如果加上米色礼帽和拐杖，就更容易识别了。说实话，接你们这种行动自如的老人比较省事，看准了就可以；如果遇到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，我会在出港口等候，一直搀扶着到停车场。”

“那，要另外加收费用吗？”妻子问。

“哪能啊！”小伙子语含惊诧，“举手之劳，还要收费？”

一句话，顿时让我对小伙子更加刮目相看，距离一下子又拉近了不少。我告诉他：“年轻时我也当过兵。”小伙子听了，双眸一亮。他摁下音响开关，车厢里立马响起那首熟悉的歌：“咱当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，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……”一时间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军营。那是属于男儿的回忆，连着边关的明月，连着青春和

梦想。本来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因为一段相同的人生经历，有了命运相连的感觉。良久，小伙子像对自己也像是对我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忘记过——自己曾是一名军人。”我也感慨：“是啊，军营的记忆会伴随我们一生。”记忆像一幅山水画卷，可以将那些难忘的时光定格；没有什么可以将它冲淡或者抹去，因为它已经被激烈的情感着色。我忽然想起，在首都机场出示退役军人优待证，可以优先登机，便问他是否办理了。小伙子点点头，说：“办了，不过从来没用过。”这在我的预料之中：他办了，是因为珍惜；他不用，同样是因为珍惜。

正聊着，妻子突然提出一个问题：“这条路你好像很熟，一直没看你用导航。”

小伙子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太熟了，前两年，我还是你们这个小区的租户呢。”

妻子像是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，有些激动：“啊，我是不是见过你呀？好像有点面熟。”

小伙子回过头来，高深莫测地眨眨眼，说：“嗯，有可能。”

“对了！前两年，你是不是一到周六下午，就在小区门口挂一块‘免费理发’的纸牌，高龄老人还提供上门服务？”妻子问。

小伙子点点头，没有否认。

妻子更激动了，双眸有了神采，继续问道：“听邻居说，八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，你还留下电话，免费提供买菜、就医服务？”

小伙子一笑，语气平和地说：“我是党员，又是一名退役军人，群众需要的时候，肯定要冲在前面。”“不过，”他下意识摇摇头，吐出一口气，说，“也有人质疑我，说我肯定有个人企图，不然，怎么会干得这么起劲？”

我听了，一笑了之。我问心无愧，对得起曾经穿过的军装。”说这话时，小伙子挺直身板，嘴角上扬，表情中有一种明显的不屑。一个人的一生中如果有过从军的经历，生命就是一块淬过火的钢。我感受到了他的真诚，情动于衷，发乎于心，像清澈的湖水，即便被泥沙侵袭，经过沉淀和自滤，仍会坚守自己原有的清澈。

车行平稳。路旁盛开的三角梅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，在车窗外一闪而过。小伙子告诉我们，三角梅是三亚的市花，只要有适宜的阳光，它可以一年四季把城市点缀得生机盎然。已是傍晚时分，夕阳渐渐落下，天被涂上一层金黄，远处的海面上波光粼粼，几艘游轮正在入港。有余晖照进车厢，洒在他身上，侧面看上去，有一种庄重的美。

我想，城市也是有魂的。城市的魂，呈现在一座城市的日常表情中。而这日常表情，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构成。小伙子说，三亚还有一个别称——鹿城。相传，一位青年猎手追逐一只坡鹿，面对山崖和茫茫大海，无路可逃的坡鹿回过头，目光竟像山泉一样澄莹。猎手被眼前的情景震撼，放下弓箭。不想，火光一闪，烟雾腾空，坡鹿化作一位美丽的少女，两人因此结缘并定居，繁衍出了这座城市。确实，这是一座爱意流淌的城，它不光有动人的传说，有盛开的三角梅，还有像青年猎手一样善良而质朴的人。

他们用心守护着这座城市，也守护着心中的美好与未来。

遇见

杂记

多少年来，我对家乡的念想总绕不过一口井。这口井，在老家陕西平利县城西门外，一个叫哈家槽的深沟沟底。

哈家槽是一条不走明水的刺藤沟，下雨天也不跑洪水。地下水静静暗涌，滋润着春天开一沟春花，五颜六色；夏天长一沟青藤，数葛藤最茂盛，开很长时间的花，花有粉色黄色，还有大红色；秋天堆一沟金黄，金黄中点缀着水红色，咋看咋像一幅油画；冬里铺一沟葛藤、构树、野黄豆瓣透的叶子，油光亮色。沟底有一口大井，井东，四五丈远的地头，长一棵大麻柳树，也是上百岁的气场。井有两人拳手宽，井圈子围着老青石，长满细小的青苔。水从五峰山岩隙缝涌出，清亮甘甜，冬暖夏凉。一年四季，水与井圈子齐平。好像五峰山就是一座大水塔，专给这井供水，一井好水，又供一城人饮用。

那年准备高考，最后冲刺的十多天里，我到哈家槽背书。找一处草坡，背书累了，就在草坡躺一会儿。饿了，啃一块随身带的干馍。干馍顶得嗓子眼冒烟，我便下到沟底的井边，捧起井水猛喝一气，人也一下子神清气爽。然后接着背书。常常背着书，心就仿佛插上了翅膀，飞越家乡的山山水水，飞向外面的世界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县城里自来水还不普及，管道不够长，水压不够大，很多住在背街和老院子尤其老街的人家，一年吃不上几天自来水，还是老办法天天挑水吃。大家都喜欢到哈家槽井上挑水。虽然县城东边也有井，但挨着一大片水田，水入口不清爽。城南坝河水也清，可大家说洗衣浣纱倒行，入口还差点。勤快人家总愿多出一把力气走远路到城西挑水。一些家住城东的讲究人家，试新茶、打豆腐或冬天腌酸菜，仍专门到城西挑水，来回走四五里路，却不嫌远。

城里有专门挑水的师傅，大家叫他姚师傅。他自长大出力就在街上给大人家挑水，挑的时间长了，从哈家槽井一路进城不歇气。那担子只在肩上换，左肩换右肩，后桶变前桶。街上人喜欢看他挑水的利爽劲儿，赞叹挑水也能挑成大师傅。街上一伙调皮的孩子好奇姚师傅挑水过街步调好看，像过年社火里耍采莲船踩着锣鼓点儿。孩子们常跟在姚师傅身后唱自编的儿歌逗他开心。孩子们捧着他唱，他忽闪着肩头水担子配合打拍子，嘴巴笑得合不拢。孩子们唱一路他笑一路，不觉

清澈的井水

刘云

间，水就送到人家门口了。

那些年每天清晨县城一景，就是满街行走着挑水的担子。有的人一路小跑一路喊着：“水来了！”一早过后，街上的青石板路也算洒上水了，透着一股清凉。后来县城自来水上进了千家万户，挑水人家就少见了。但很长时间姚师傅还是给人家挑水。城里一些老派人家、老派馆子，多年讲究用哈家槽井水泡茶、井水腌菜、井水煮玉米酿家酒，传承不少传统吃喝的讲究。姚师傅挑一路水，也挑着小县城一路讲究。后来，姚师傅岁数大了，不挑水了，仍喜欢到哈家槽沟沿上的风雨亭一坐半天。天气好时，碰上年纪相仿的，会说起往年旧事，把县城里讲究的大事小事情半天。

县城年年变，新街道年年拓展，后街人烟渐少。一些老街里的老四合院、三合院、木楼留存下来，也留下县城有名的老馆子、老油盐酱醋铺、豆腐坊、粉坊、酒坊。想寻城里的地道味道，就得朝这些背静处走。老馆子老铺面，凭的是一辈辈传承下的老坛子老罐子、老浆水老酵头，哪一家都有独门功夫，但都指着哈家槽井水保名气。每年过了白露，城里的腌菜大户用哈家槽井水腌制新菜、泡酒米做甜酒、制豆腐烘豆干，全城要忙乎半个多月，走哪儿都闻到倒换坛子水的酸气。这些年，腌菜成了县里的地方特色产品，大户带动城里城外的小户，把腌菜腌成一个小产业，供给城里的饭店餐馆、中小学校、机关单位、社区工厂、农贸市场等。人们来县城旅游，吃了尝了，走时，汽车后备箱也塞上几包。县电商办还扶持生产方通过快递将腌菜远销外地。远离家乡的平利人通过网购重温家乡的风味，仿佛立刻就闻到家乡的草木味、烟火味、五谷味、酸坛子味，好心情就闪耀在家乡的清水里。

多年来只要回老家，我必然抽时间到哈家槽转转看看。我总会想起少年时那些背书的日子。在哈家槽，先跟大麻柳树合个影，再让井水给自己拍一张清水面孔。很多次，我和少年时的伙伴跪在井沿上，双手捧起清水一饮而尽。

家乡是明清时的移民大县，口味南北兼备。比如嗜酸，却不是大酸，是清浅的酸，酸中带甜；比如嗜辣，绝不火辣，是先香后辣；比如嗜苦，是苦瓜的植物苦，满口生津的苦；比如嗜甜，讲究米酒甜、新麦面甜、新米汤甜。家乡五味之美被清水养着，城有老井，满城清澈。如今，哈家槽老井已用围栏保护，成了城里一个念旧的景点，只在白露时开放给城里腌菜取水。乡亲们夸赞自家县城的腌菜好，就是说哈家槽井水腌制的，过了这个城没有第二口井。说久了，大家都觉得那井那水像是得了天地的精华。

那是2004年夏天，父亲在老家弥留之际，提出想吃那种落口融的冰淇淋。可当时，农村还没有实施电网改造，供电很不正常，农村家庭鲜有人家购买冰箱，冰淇淋只有离我家三十多里的县城才有。我立即托人赶往县城。可是，父亲终究没有等到冰淇淋，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听了我的讲述，快递小哥安慰我说：“现在好了，老人们想吃什么，我们就配送什么。”他还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外打工，家里老人没人照顾，他们就委托物流配送点，每两天给老人送一次物资。物资送达的时候，还现场跟儿女们视频，顺便报个平安。因为这件事，快递小哥得到了许多外出打工者的称赞。

正说着，他跨上摩托车，跟我告别：“我不能跟您久聊了，还要送单呢。现在农村物流市场的竞争很激烈，我们的服务也要跟上啊。”

“轰——”这摩托车发动的声音，让人感受到乡村的速度，乡村正在飞速地前进。

山中的小草

郭震海

细长的躯干会高高上翘，如柳叶般的叶子在躯干两边展开，顶端开出紫色的小花，随风摇曳，很是漂亮。黄芩的根能入药，味道很苦，有清热、泻火、解毒的作用。山里人在挖黄芩的时候很讲究，比如发现成片的黄芩，会选一些年长的挖走，留下年幼的继续生长。

小柴胡似乎有点调皮，喜欢往灌木丛里钻，仿佛在和农人捉迷藏。不过它散发出的特殊香气总会暴露它的存在。这种植物在春天里很容易被发现，因为上一年的枯枝还未腐朽，懂它的人一眼就可认出。不过太行山里的农人不会在春天挖小柴胡，那样会遭到乡亲们数落。小柴胡的叶子同样细长、秀丽，春生夏长，开出的小黄花香气四溢。小柴胡的根细长，多用于治疗感冒发热等。山里人偶感风寒，抓一把小柴胡，再配几根大葱的根，熬水喝，晚上出一身透汗，第二天便又精神焕发。

益母草的性格则比较外向，田埂旁，小路边，它总喜欢与灌木比高低，长得很是旺盛。仿佛春来它先知，嫩小的新叶迎春破土，生长很快。进入夏季，远远望去，挺拔的个头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。花开两三天后，就是采收最好的时候。选一个晴朗的天气，用镰刀齐地割下地上部分，留下的根来年又会旺长。采回后，稍作晾晒，清洗干净，母亲会将益母草分段，然后在一大砂锅里熬，熬熟边搅拌。最后过滤掉枝叶，再接着熬，直到熬成膏状，放入罐里，待人药用。

每一次回乡，我总会走进山里，去看看这些草木，就像是去拜访一位位交情甚厚的老友。初春的风在苍茫的群山中、空旷的原野上奔跑，苏醒的小溪一路迈着轻盈的脚步边走边唱。背阴处偶有残雪待融，雪面上有山鸡、野兔走过，爪印如盛开的花朵。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老桃树、大柳树，枝条上已有新芽冒尖，让人惊喜。此时大地之下，成群结队的小草闻风而动，枯枝败叶中孕育着新生。田埂上的黄芩，灌木丛中的小柴胡，田埂边的益母草，点点嫩芽已经在解冻的泥土中萌生。我轻声唤着它们的名字，微风中，它们纷纷点头应答……

随笔



春，作者赵望云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老家有栋房子，母亲健在时，我们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在那里住些时日。母亲去世后，房子便空置了。

去年深秋，趁工作没那么忙，我对妻子说：“我们休个假，到乡村去住些日子。”妻子倒乐意，只是有些顾虑：“这些年农村的环境大有改善，就是购物不太方便。”“那咱们多带些物资过去。”我提议。抵不住我的怂恿，妻子答应了。我们购置了一个星期的食材，第二天便驱车直奔老家。

听说我们回到老家，亲友乡邻纷纷赶来看望。大家说说笑笑，聊个没完。妻子准备晚餐，要留大家吃了晚饭再走。亲邻们也不见外。坐的坐，站的站，满满围拢一大桌，十分热闹。吃完饭后，大家渐渐散去。我和妻子却有些犯愁了，原本打算吃上一周的食材，这才一天下来就吃得差不多了。蔬菜这些倒不用担心，这家给一点，那家送一点，够我们吃的，可也不能总是吃蔬菜。

生活在农村的大哥看出了我们的心事，告诉我们：“现在农村购物方便得

很，只要打个电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十分钟送到。”

我有些不相信：“有这样的好事？”

大哥接着说：“现在的物流四通八达，镇里有配送中心，村里有配送点，物资丰富得很。只要你有需求，快递小哥立马送过来。”

我根据大哥给的电话号码，当即给村里的配送点打了电话。“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求吗？”电话接通了。

我在电话里点了不少食材，并告知送达的地址。果然，不到十分钟，一名身穿深绿色工作服的快递小哥就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我家门口。送来的鱼和

肉，都非常新鲜。

接过快递小哥送过来的物资，我与他聊起农村快递的事情。他告诉我，他是镇邮政所招聘的邮递员。过去，邮递员主要是送报刊信件和汇款单等，这些年信件汇款越来越少，就增加了快递业务。从2022年开始，湖南推进“快递进村”三年行动方案，每个乡镇都建起了物流中转站，每个村都设立了物流配送点。说到这里，他自豪地说：“您看我们送达的速度快不快，不亚于城里的外卖吧？”

快递小哥的话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，也是久藏于我心中的遗憾和伤痛。